泊宅編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泊宅編

◀上一卷

卷五

下一卷▶

蜀人石藏用以醫術遊都城，其名甚著。陳承余杭人，亦以醫顯。然石好用暖藥，陳好用涼藥。古之良醫，必量人之虛實，察病之陰陽，而後投以湯劑，或補或瀉，各隨其證。二子乃執偏見於冷暖，俗語曰：「藏用擔頭三鬥火，陳承篋裏一盤冰。」

道士王裕，福唐人，術數頗工，常雲：「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，而七甲子備，謂天、地、人、江、河、海、鬼凡七。今正行鬼元，後十八年復行天元，當有太平之應。」又雲：「唐明皇時，正行天元故也。」乙巳年說。

服金石藥者，潛假藥力，以濟其欲，然多諱而不肯言；一旦疾作，雖欲諱不可得也。吳興吳景淵刑部服硫黃，人罕有知者。其後二十年，長子橐為華亭市易官，發背而卒，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子，可不戒哉！

古之賢人，或在醫卜之中。今之醫者，急於聲利，率用詭道以劫流俗，殆與穴坯挾刃之徒無異。予目擊二事，今書之，以為世警。王居安秀才久苦痔，聞蕭山有善工，力不能招致，遂命舟自烏墩走錢塘，舍於靜邸中，使人迎醫。醫絕江至杭，既見，欣然為治藥餌，且雲：「請以五日為期，可以除根本。」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，又以一藥洗之，徐用藥線結痔。信宿痔脫，其大如桃；復以藥餌調養，數日遂安。此工初無難色，但放

下大腸了，方議報謝之物，病者知命懸其手，盡許行橐所有為酬，方肯治療。又玉山周僅調官京師，舊患膀胱氣，外腎偏墜。有貨藥人雲，只立談間可使之正。約以萬錢及三縑報之。相次入室中，施一針，所苦果平。周大喜，即如數負金帛而去。後半月，其疾如舊，使人訪醫者，已不見矣。

故老雲王捷燒金，先用毒蛇，不計多少，殺埋庭中，澆以米泔，令生菌，因取以合藥。後造室築基，掘得一蛇，頭如人形，捷不久而終。

和州烏江縣高望鎮升中寺，真宗登封，曾此駐蹕，因賜寺額。寺僧有負主僧金久而不償，病且革，自誓為畜產以報。既卒，主僧晝寢，夢病僧披衣入床下，覺而異之。須臾，貓生一子。稍長，極馴擾，每客至，則歡迎走報；見非其人者，輒謹隨之。人有知者，呼其名，必前怒噬。至主僧呼，則昂首號叫，若求隱其事者。

宣和二年十月，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，托左道以惑眾，縣官不即鋤治。臘自號「聖公」，改元永樂；置偏裨將，以巾飾為別，自紅巾而上凡六等，無甲冑，唯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誘。數日，聚惡少千余，焚民居，掠金帛、子女，脅虜良民為兵，旬日有眾數萬。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將領蔡遵等與賊戰於息坑，死之，遂陷青溪縣。十二月四日，陷睦州。初七日，歙守天章閣待制曾孝蘊，以京東賊宋江等出入青、齊、單、濮間，有旨移知青社，一宗室通判州事，守禦無策，十三日又陷歙州，乘勢取桐廬、新城、富陽等縣。二十九日，進逼杭州，郡守棄城走；州即陷，節制直龍圖閣陳建、廉訪使者趙約被害，賊縱火六日，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。朝廷遣領樞密院事童貫、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，率禁旅及京畿關右、河東蕃漢兵制置江、浙。明年正月二十四日，賊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，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，屬大兵至，開門表裏合擊，斬首九千，築京觀五，賊退據杭州。二月七日，前鋒至青河堰，賊列陣以待，王師水陸並進，戰六日，斬馘二萬。十八日，再火官舍、學宮、府庫與僧民之居，經夕不絕。翌日，宵遁，大兵入城。當是時，少保劉延慶等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，遇賊偽八大王，斬五千級，復歙州，出賊背。統制王稟、王渙、楊惟忠、辛興宗自杭趨睦，取睦州，與江東兵合，斬獲百七十裏，生擒方臘及偽將相方肥等、妻邵、子毫二太子凡五十二人。毫二太子，其子之號。於梓桐石穴中，殺賊七萬，招徠老幼四十余萬，復使歸業，四月二十六日也。余黨走衢、婺，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、吳邦起應之，據處州。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、臺州仙居人呂師囊、方巖山賊陳十四公等皆起兵，略溫、臺諸縣。四年三月討平之。是役也，用兵十五萬，斬賊百余萬；自出至凱旋，凡四百五十日；收杭、睦、歙、處、衢、婺六州與五十二縣。賊所殺平民，不下二百萬。始，唐永徽四年，睦州女子陳碩真反，自稱文佳皇

帝，刺史崔義玄平之。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、萬年樓，方臘因得憑藉以起。又以《沙門寶誌讖記》誘惑愚民，而貧乏遊手之徒相承為亂。青溪為睦大邑，梓桐、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，東南趨睦而近歙。民物繁庶，有漆楮材木之饒，富商巨賈，多往來江、浙。地勢迂險，賊一旦發，焚蕩無一存者，群黨據險以守，因謂之洞。而浙人安習太平，不識兵革，一聞金鼓聲，即斂手聽命。不逞小民，往往反為賊鄉導，劫富室，殺官吏士人，以僥貨利。渠魁未授首間，所掠婦人自洞中逃出，倮而雉經於林中者，由湯巖楹樹嶺一帶，凡八十五裏，九村山谷相望，不知幾人。會稽進士沈傑嘗部民兵深入賊境，親睹其事，為予言賊之始末。因稽合眾論，摭其實著於篇。

自青溪界至歙州界，有鳥道縈紆，兩旁峭壁，僅通單車。方臘之亂，曾待制出守，但於兩崖上駐兵防遏，下瞰來路，雖蚍蜉之微皆可數，賊亦不敢犯境。會宋江擾京東，曾公移守青社，掌兵者以霧毒為解，移屯山谷間，州遂陷。

後漢張角、張燕輩托天師道陵，立祭酒治病，使人出米五鬥而病隨愈。謂之「五鬥米道」。至其滋盛，則剽劫州縣，無所不為，其流至今，蔬食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。凡魔拜必北向，以張角實起於北方，觀其拜，足以知其所宗。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，甘枯槁，趨靜默，若有誌於為善者。然男女無別，不事耕織，衣食無所得，則務攘敓以挺亂，其可不早辯之乎？有以其疑似難識，欲痛繩之，恐其滋蔓，因置而不問，馴致禍變者有之。有舍法令一切弗問，但魔跡稍露，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，務絕其本根，肅清境內，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反者有之。此風日煽，殆未易察治，如能上體國禁之嚴，下念愚民之無辜，迷而入於此道，不急不怠，銷患於冥冥之中者，良有司也。

廬州慎縣黃山連接無為軍壽州六安界，蓋賊巢穴也。山下居民千余戶，而藏賊以活者十七八。賊間發，官兵粘蹤逐捕，有數年不獲者。